

浙江文叢

張九成集

〔第三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張九成集

〔第三冊〕

〔宋〕張九成 著 楊新勛 整理

出版聯合集團
古籍出版社

孟子傳

爲主也。自大雅降而爲國風，王者之迹熄，至於春秋取郕大鼎^{〔九〕}，以璧假田，利門一開，仁義亡矣。齊桓、晉文糾合諸侯^{〔一〇〕}，尊獎王室，夫豈不韙？而管仲、舅犯、先軫其心皆本於利，特借仁義以爲名。如曰「求諸侯莫如勤王」，是所以勤王者意在於求諸侯也；又曰「伐原示之信」、「大蒐示之禮」、「作執秩以正其官」，且曰「一戰而霸，文之功也」^{〔一一〕}，是所以大蒐、伐原者，意在於霸也，誠意安在哉？此風既扇，時君世主波蕩從之。君臣之間，無復以仁義爲言，而權譎詭詐公言之而不耻，良可鄙也。故或以曾西比子路，則蹙然而不敢當；以比管仲，則赧然而不悅^{〔一二〕}。而董仲舒發之曰：「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」^{〔一三〕}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偉哉斯言也！風流至於孟子，頹弊滋甚，雖求如五霸假仁義，亦不復見。商鞅方以利爲說，取重於秦；孫臏方以利爲說，取重於齊；蘇秦、張儀方以利爲說，取重於六國。爲人君者非利則不聞，爲人臣者非利則不談。朝縱暮橫，左計右數，以進取爲策，以殺戮爲効。韓魏割地，齊楚敗績，燒夷陵，取鄢郢，前日虜公子申，後日虜公子卬，坑長平四十萬，斬伊闕二十四萬^{〔一四〕}，朝廷之上，鄉閭之間，往來游說之士，無不以此藉口，譸譌唧唧^{〔一五〕}，喧宇宙而瀆乾坤者，無非利而已矣。是以攘奪成風，兵戈連歲，天下之民欲息肩而不得^{〔一六〕}。孟子深見天下之心，思得脫攘奪、兵戈之苦^{〔一七〕}，而復見聖王之治，乃舉帝王之心即仁義之說^{〔一八〕}，以游齊、梁之間。使其說一行，天下無事矣，二帝三王之道可興於旦暮，而禽獸之心、魚肉之苦可轉而入君子之塗、太平之地。惜乎！習俗深入，未易磨濯，而衆楚人之咻^{〔一九〕}，未易力行也。竊以太史公孟子傳并

趙岐之說考之^{〔10〕}，孟子事齊宣王^{〔11〕}，宣王不能用，適梁。今曰「見梁惠王」者，是不得志于齊，至梁而見惠王也^{〔12〕}。及以司馬公年譜攷之，孟子見惠王時，乃周顯王三十六年^{〔13〕}，秦惠文王二年，梁惠王三十四年，齊威王四十三年，是時宣王猶未即位也。而孟子之書叙見梁惠王於前，而齊宣王之問乃居其後，疑傳之失，而年譜爲可信也。夫孟子足跡方接於梁，惠王未及一話一言，首以「利吾國」爲問。自後世觀之，豈不鄙陋？而惠王安意恬然，不以爲恥。余以是知習俗之成，君臣上下不以此言爲恥也。孟子直指其利心而格去之，曰「王何必曰『利』」，使其平昔措心積慮、邪欲顛倒處一切破散，乃徑示之曰：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其幾豈不敏哉？然惠王平時之念慮者利，朝廷之獻替者利，游談過客之所以恐喝裨闔者利，是惠王耳目之所觀聽，心思之所鉤索，家庭之所晏語，臣下之所講究者，無非利而已矣。孰爲利？若曰：彼地可取，彼兵可殺，吾之所以固其圉而彼不得安者此術也，彼之所以爲此謀而吾不可不報者此術也。其意大抵欲覆人之宗社而大我之國家，欲殺人之生齒而壯吾之兵勢。此商君所以取重於秦，孫臏所以取重於齊，而蘇秦、張儀所以車馳轂擊、頤指氣使橫鶩於諸侯之上也。今曰「何必曰『利』」，則耳目思慮，與夫家庭、臣下之說，商君、孫臏、蘇秦、張儀之說，一切無用矣。顧惠王利心既深，而輔之者又衆，爲之說者又多，則一語之下，雖足以格其利心於俄頃之間，而念慮、獻替與夫恐喝裨闔之所以賊其心者，恐未易掃除也。孟子於是力排而深救之，曰：「王曰『何以利吾國』，此論一唱，則大夫效之，必曰『何以利吾家』，士、庶人效之，必曰『何以利吾身』，上

下唯利是趨，而不聞仁義。利門一開，禍其可勝言哉？利吾國之說不已，必至於弑萬乘之國如夷羿，猶未足以逞其欲也；利吾家之說不已，必至於弑千乘之君如齊崔子，猶未足以逞其欲也；利吾身之說不已，必至於如陳勝奮臂一呼以滅秦宗社，猶未足以逞其欲也。嗚呼！千乘之家取足於萬乘之國，百乘之家取足於千乘之國，亦不爲不多矣，何苦至於弑君而犯天下之大惡名哉？^{〔二四〕}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篡奪則其心無從饜足，此理之自然也。」嗚呼！利心如此其酷，凡爲人君者，豈忍聞此而自賊其身？爲人臣子者，豈忍談此而使其君受篡弑之辱哉？如此則凡以利爲言者，皆不忠之臣而意在於篡奪者也。使此說行，則商君、孫臏、蘇秦、張儀之說一皆磨滅，而天下庶幾脫攘奪、兵戈之苦，而有安居樂業之期矣。利路既扼，妄念邪說一已掃除。孟子又恐惠王失其憑依，憔悴無聊，而不知其所歸也，然後示其所入之路。其路安在？曰「未有仁而遺其親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」是也。夫利心既生，雖世子至於弑其君，如楚商人者，如蔡般者，遺親後君乃至於此。若利心不見，仁心自生，仁心之中，事親而已矣；義心自生，義心之中，事君而已矣。天下相率而爲仁義，則耳目之所觀聽，心思之所鉤索，家庭之所宴語，臣下之所講究者，一以仁義爲言，藹然肅然，如四時之造化，如天地之覆育，二帝三王之道可見於旦暮，禽獸之心、魚肉之苦可轉而入君子之塗、太平之路矣。孟子言此未終，不知其開陳之際惠王何所警發，乃不俟其語終，遽然歎曰：「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！」觀此一語，昔也惠王在顛倒之塗，今也惠王在坦平之路；昔也惠王在矛戟干戈之地，今也惠王在春風和氣之

中〔二五〕。惜乎！道不勝欲，不能終孟子之意，而使當日警發之機不得少施〔二六〕。此仁人君子所以爲之歎息焉〔二七〕。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。不賢者雖有此，不樂也。」詩云：「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麋鹿攸伏。麋鹿濯濯，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「靈臺」，謂其沼曰「靈沼」，樂其有麋鹿魚鱉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」湯誓曰：「時日曷喪，予及女皆亡〔二八〕。」民欲與之皆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？」

余讀孟子，見其對梁惠王以「何必曰『利』」之言，何其嚴也！及其對齊宣以今之樂、好貨、好色、好勇之問，與夫對惠王以鴻鴈麋鹿之問，又何其寬也！且今之樂非利乎？好貨非利乎？好色、好勇非利乎？臺池鳥獸非利乎？是何抑其爲利之問而開其好利之實也？曰：此孟子之所以爲大人也。夫以「利」爲言者，是不恤天下而專利於一己也，是不恤鄰國而專利於一國也，是不恤人民而專利於一時也。當時所謂利者蓋出於此，此孟子所以深闢之。且夫今之樂與夫好色、好貨、好勇、池臺鳥獸〔二九〕，常人之所同樂也。使其好樂與百姓同之，好貨、好色、好勇、好臺池鳥獸與百姓同之〔三〇〕，有何不可？是豈專於一己、專於一國、專於一時

也哉？亦豈得與當時之所謂言「利」者同乎？深明此理，然後可以讀孟子之書。夫惟宮室、臺榭、陂池、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，此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下也。矢魚于棠，築臺于郎，築臺于薛，此春秋之所書以爲警戒也。今惠王不畏先王，不顧禮法，而顧鴻鴈麋鹿，謂孟子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使後世自好之士當此時也，必將舉商紂故事、春秋聖筆以塞其源；今乃對之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。」以是知孟子之所以爲大人，蓋與人同，而後世之士其衛道太嚴，而使人無爲善之路也。夫當其顧鴻鴈麋鹿謂孟子「賢者亦樂此乎」，其顧處與樂處即文王靈德也（三）。孟子曰「賢者而後樂此」者，指其顧處與樂處言之，非謂鴻鴈麋鹿而已矣。惠王用之而不知其所自來，止墮於鴻鴈麋鹿中而已。惟賢者知其所自來，故與百姓、鳥獸同樂其樂焉；不賢者徒知以鴻鴈麋鹿爲樂，而不知與百姓、鳥獸同其樂，此所以爲桀爲紂，爲春秋之所書也。文王得百姓之所自來，以此樂而動百姓，則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，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夫何以使民樂事勸功如此哉？則以文王以其所以樂者動百姓之樂，故民樂之如此也。以此樂而動鳥獸，則麋鹿攸伏，麇鹿濯濯，白鳥鶴鶴，於物魚躍。夫何以使鳥獸蟲魚優游怡愉如此哉？則以文王以其所以樂者動鳥獸蟲魚之樂，故動物樂之如此也。余涵泳至此，乃信夫奏簫韶而鳳凰來，舞干羽而有苗格，傳說應高宗之夢，金縢啟成王之占，皆不足怪也。惟桀止知物之爲樂，而不知吾之所以爲樂者與夫百姓、蟲魚之所以爲樂者，此所以民欲與之偕亡也。豈非文王自百姓、蟲魚樂中行而桀乃由百姓、蟲魚憂中往，此其所以生禍也歟？「謂其臺曰『靈臺』，謂其沼曰『靈

「沼」，豈不以文王、百姓與夫蟲魚之精神鼓舞盡在於此地乎？「惟人萬物之靈」，是萬物亦有靈，而人爲之最。「亶聰明作元后」，是人者萬物之靈，而元后又爲人之最。同此一靈，則以此靈以及人，人其有不樂乎？以我此靈以及物，物其有不樂乎？何則？同此一靈故也。由是推之^(三)，則暴殄天物，暴虐蒸民，豈特不知人、物之靈？而紂之所以爲靈亦已淪胥矣，可勝惜哉！然則，何謂靈？第熟味顧處與樂及思所謂樂此者指何事而言，然後識孟子之幾，而知文王之所以動百姓、昆蟲也。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論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」曰：「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；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；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狗

餓食人食而不知檢，塗有餓莩而不知發。人死，則曰：『非我也，歲也。』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：『非我也，兵也。』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」

余嘗讀易，至咸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嗚呼！「咸，感也。」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「咸」之爲用如此，而其要則在於「以虛受人」，而其卦之象乃山上有澤。夫山上有澤，以虛受人之象也。天下之患莫大於自滿其心，而天下之善莫大於自虛其心。自滿則善言不入，自虛則過惡不留。梁武飯蔬持戒，纍然枯槁，以此自滿，而謂古人不及。觀其答賀琛書曰「若指朝廷我無此事」，又有「變一瓜爲數種，治一菜爲數十味」之語，其愎如此，善言安可入乎？此其所以敗也。天下之可諱者莫如桀、紂，而漢高祖使蕭何下獄，乃曰：「我不過爲桀、紂主。」又問周昌曰：「我何如主也？」昌曰：「陛下桀、紂主也。」高祖乃大笑。夫惟梁武自聖，故終有侯景之禍；高祖不自欺，此所以五年而成帝業。而好謀能聽，從善納諫，後世鮮儷者，以得虛受之象也。孟子以此道而遊齊、梁之間。梁惠在位五十二年，考孟子所見之時，在位尚有十八年，然今孟子與梁王語止一二段，而與齊宣王酬酢應對幾於半部，何孟子拳拳事宣王而不屑意於梁惠也？觀此所問，乃知孟子所以不留者，以惠王自滿無感人之道也。何以言之？觀其言曰：「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」說者曰：「『焉耳』者，懇切之辭。」可謂當矣。論其所得盡心者，不過移粟河內，移民河東而已。夫天生民而立之君，豈止於移粟而已哉？此特濟急之一術耳，亦何足置之齒牙？且以爲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，是

其所謂恤民者至此極矣。嗚呼！此尚可與言乎？若夫宣王則不然，好今之樂、好貨、好色、好勇，皆天下之鄙論，而宣王罄盡底蘊，發露陳述，而言「我之病在此」，此亦幾於高祖之豁達矣。此孟子所以眷眷而不去也。然則，士君子之出處其可不以孟子爲準乎？余竊考惠王乃以移粟末事爲恤民之大，想見其平時視民如草芥，故自以此一事爲過當也。五十步之論其至矣乎！然其論曰：「寡人之民不加多。」此意亦可尚矣。不知其所謂「多」者，欲民之歸往耶？抑亦民多則戰士多耶？使其意如後之說，則在所不答；使其意欲民之歸往，此豈可不盡告之乎？孟子不肯以吾君爲不能而責難於君者也；挽而進之於王道，亦可謂善引其君矣。又曰「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」，是惠王嘗無故役民而違農田之時矣；又曰「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」，是惠王嘗竭澤而漁而用密網以取魚矣；又曰「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」，是惠王嘗非時營築以暴殄天物矣。儻農時不違，數罟不入，斧斤以時，則穀食、魚鼈、材木既足以養生，又足以送死。養生送死皆得其所，民心爲如何哉？此王道之始也。然而王道不止於此，其上又有事焉。行王道而至於養老，則忠厚之風成而行葦之詩作矣。何謂養老？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則非帛不暖如年五十者無憂矣；雞豚狗彘，無失其時，則非肉不飽如年七十者無憂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則數口之家仰事俯育無憂矣；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則老者如吾父、長者如吾兄而頌白者於道路無負戴之憂矣。行王道而使老者皆安，有衣、有肉、有食、有代其勞者，則雍穆之風、和平之狀可知也。余嘗求王道而不知所向，讀至此乃知所謂

王道者，其忠厚和樂乃至於此也。使一國如此行，則鄰國聞之，老者、長者、少者、貧乏者、苦征役者皆悅而願歸之矣，又何患民之不多哉？孟子此對可謂舉綱提綱、挈裘振領矣，奈何惠王習氣不除，邪說猶在，私意方熾，而不能行此道也？悲夫！孟子既以王道引之矣，乃即當時之弊政而告之曰：「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」，是惠王有苑囿之好也；「野有餓莩而不知發」，是惠王靳於賑濟也。且夫歲之所以凶，以和氣不生也；和氣所以不生者，以吾心術不得其道，而政令有拂於民也。此豈非惠王之過乎？今民至於餓死，乃歸咎於凶歲，知本者固如是乎？儻使惠王知歲之所以凶者由吾心術之不正，政令之不臧，而舉孟子之說次第而行之，真所謂「民歸之如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」者也。然終不聞惠王行之，此吾所以痛斯文之不興也。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願安承教。」孟子對曰：「殺人以挺與刃」^{〔三五〕}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「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無以異也。」曰：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獸相食，且人惡之，爲民父母，行政，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」仲尼曰：「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」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？」

惠王立，二年，敗韓于馬陵，敗趙于懷，齊敗我于觀；五年，爲秦所敗；六年，伐宋；九年，敗韓于澮，與秦戰，秦敗我于少梁，虜公孫痤^{〔三六〕}；十年，伐趙；十六年，侵宋；十七年，與秦戰於元里，秦取我少梁，圍趙邯鄲；十八年，拔之。其好戰如此，視民爲何等草芥哉？夫聖王之

學，自致知格物，以至爲天下、國家，其本在於民而已矣。夫人者，天地之德，陰陽之交，鬼神之會，五行之秀氣，豈可不保護愛惜而戕賊殘毀之如此哉？^(三七)孟子深痛斯民之不幸，不死於兵則死於政，乃因惠王有承教之願，所以極力言弊政之害民也。然世之人莫不知挺與刃之能殺人矣，而不知政之能殺人也。孟子學自聖門，直而不倨，曲而不詘，其言宛轉回旋，使聽者忘疲而得者心醉也。今直告人以政能殺人，彼必泯默而不聽；儻告之以持挺與刃殺人，則必目驚神沮，以其言之不妄也。孟子之學緣人之情，次第而入，故始告以殺人「以挺與刃，有以異乎」，其事明白無可疑者，故王答之曰「無以異也」；又告之曰「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」，惠王知其有自來也，故答之曰「無以異也」。孟子又恐惠王之心終不悟政之所以殺人者爲何事，故縷數悉陳而告之曰「庖有肥肉」，是不知民之飢矣；又曰「廄有肥馬」，是不知民之飢反不如馬之飽矣。王之廄馬之粟自何而來乎？民竭力以事上，上之廄固所當有也；奪民之食以供馬之粟，是率獸而食人也。人爲萬物之靈^(三八)，今愛馬而賤人，馬則肥矣，民乃有飢色，野乃有餓莩，獨何歟？自二帝三王以來，所以傳子孫、命賢哲者爲民，不爲馬也；守郡縣者民^(三九)，非馬也；供賦役者民，非馬也；興教化、美風俗者民，非馬也；至愚而神、至弱而强者民，非馬也。今乃愛馬而賤民，豈不痛乎？夫元后作民父母，非爲馬父母也。今乃以馬故，奪民之食以食之，是率獸而食人也。馬與獸不相遠也，彼其相食，人尚惡其相殘，況其越理犯分至於奪人之食乎？以此觀之，則梁王之馬非一馬也，其與衛懿公好鶴等乎！不然，梁王弊政亦多矣，孟

子何爲以此爲言乎？夫作俑以象人，孔子猶以爲無後，象人之形以葬埋且不可，況以生人付之飢餓之地使濱於死而奪其食以給馬乎？嗚呼！孟子此論豈特爲馬而已哉？其意以惠王好戰，平昔不以民爲事，故因事而諫，推明民之不可不愛，而以象人之說爲警，使惠王反思之曰：「奪民食而食馬，孟子猶以爲不可，況吾以生人付之必死之地以謀土地乎？」其區區所以爲當時之計者，未嘗不切至也。觀其言曰：「我能爲君闢土地，充府庫，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『我能爲君約與國，戰必克』，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之爲之強戰，是輔桀也。」所謂「志於仁」者，愛民而已矣。使孟子之說行，豈特一國之民安？天下之民舉安。夫何故？以其視民猶子，知其爲天地之德、陰陽之交、鬼神之會、五行之秀氣而不可忽也，吾儕將有爲於斯世，非事君以愛民，奚以學爲？

梁惠王曰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；南辱於楚。寡人耻之。願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；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，人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。父母凍餓，兄弟、妻子離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故曰：『仁者無

敵。』王請勿疑！」

讀書者不當徇其文，當觀其時與夫利害可否，問對之當與未當，深求而力攷之，乃可以見古人之用心。不如是，則其學不深，亦不足以御天下之變。余攷惠王此問，而孟子乃如此而答之，在乎當時以爲迂濶而不切事情也^{〔四〇〕}。夫孟子親受道於子思，子思受道於曾子^{〔四一〕}，曾子受道於夫子。顧曾子一派，其源甚正，蓋有本之學也^{〔四二〕}。豈徒竊三代之虛名而不適於當世之用哉？然而以書攷之^{〔四三〕}，孟子之答果能雪惠王之恥而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乎？真可疑也。夫以疑之深，故思之切。思之切，故能少識孟子之用心。請試論之。夫惠王之問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」，即惠王三十年，齊威王命田忌爲將，用孫臏之謀，殺龐涓於馬陵，而虜太子申是也。又曰「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」，即三十一年，秦用商鞅之謀，誘公子卬而虜之，惠王徙都於大梁是也。又曰「南辱於楚」，攷之未見。是時，秦惠文王正用張儀之謀以敗從約，齊宣王正尊稷下先生以謀強國，楚又大國，吞五湖、三江之利，據方城、漢水之險，而有陳軫爲之謀畫。爲惠王當日之計者，當有奇謀祕策，以制三國之命，而雪平昔之恥。審如孟子之言，不問三國之謀計，不顧三國之兵甲，不論強兵而曰「省刑罰」，不論富國而曰「薄稅斂」，不講戰鬪而曰「深耕易耨，壯者脩孝悌忠信，人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」，吾恐三國聞之無不竊笑。而智如張儀，謀如稷下，大如楚國，當以重兵臨城，長戟指闕，談笑而取之，而惠王宗廟社稷正恐不可保，何暇制梃以撻他人乎？夫宋襄公不鼓不成列，卒爲楚之所敗；陳餘不用詐謀奇計，卒爲韓信